

七律二首

■何平

茅山风物题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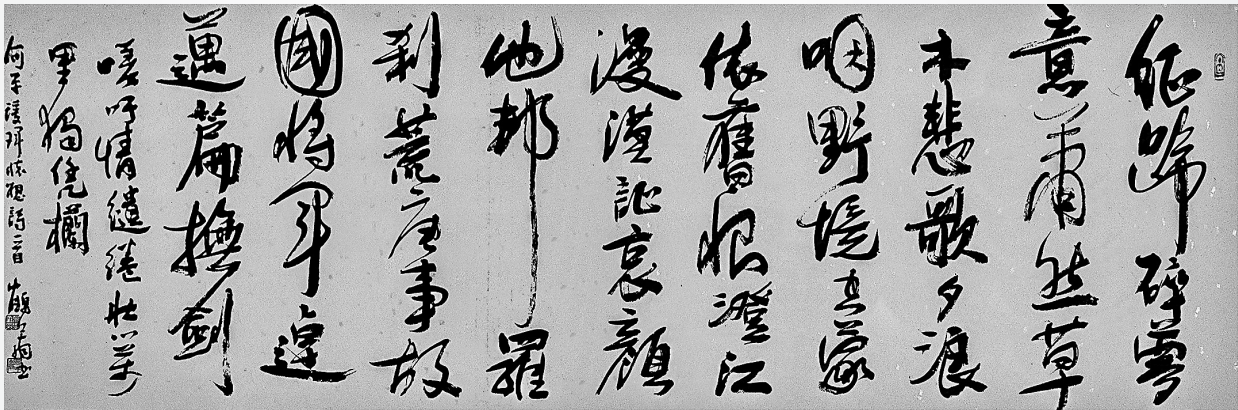
承宗衍派起茅山，星散田庐绕紫烟。
象迹通灵三里地，虎丘入妙一方天。
雷公堂上开金阙，水伯溪间锁石栏。
月印祠门清气溢，祖光显耀育群贤。

注:2023年9月9日,应老友李先生之邀,在参观了吴川市吴阳镇尖岭(三柏李渔翁撒网)、黄坡镇岭头村抗日名将李汉魂故居、塘缀镇樟山村张炎将军故居和世德中学之后,我们一行到访了李先生家乡化州市良光镇茅山村,实地察看了茅山李氏太祖岭,茅山李氏宗祠及茅山河、雷公堂、茅山香港湾仔希望小学等周边景观,览物悠思,感触良多,不由题此以吟之!

瑗琿怀想

征蹄碎梦意萧然，草木悲歌夕浪咽。
野境空蒙依旧恨，澄江漫漫证哀颜。
他邦罗刹荒唐事，故国将军遑迈篇。
抚剑嗟吁情缱绻，壮心万里独凭栏。

注:应友之邀,2023年8月7日到达黑龙江瑗琿旅游,通过参观瑗琿历史陈列馆、天市公园“瑗琿将军”像,以及乘坐游船游览等活动,我对祖国山河与人事有了更真切的情感,浮想联翩,百感交集,不由作句铭之!



书法

■吴学期

七绝·癸卯重阳登高(三首)

■陈贤华

(其一)

但闻天际雁声悠，登上峰巅任纵眸。
不管风吹枫叶落，欣将黄菊插满头。

(其二)

越过一岗连一岗，登巅犹爱赏斜阳。
不曾慨叹秋枝落，更喜归来带菊香。

(其三)

登高雅会乐融融，欣赏桑榆夕照红。
皓首稀龄休说老，人人争越最巅峰。

沁园春·金墩龙庭行

■谢转机

八月天高，万里晴空，直达顶楼。看天弧三角，谢牛大谢，开屏列嶂，碌雾通筹。鼓角铜钟，玉皇马岭，九曲来朝鉴水流。瀛洲岛，唤宝光塔指，点划千秋。

锡伦戴府题留，三百载，雄才护国周。看庚辰春早，发源三讲，今年根子，喜上心头。寄望殷殷，复兴大业，禀赋资源要善谋。知是否，正龙兴华夏，大美神州!

走读梦里周庄

■劳小颖

怀着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好憧憬，我们走进苏州。

上午，在寒山寺触碰了历史的温度，下午，品读了拙政园水域广袤，曲径通幽，淡泊舒朗之意。晚上，来到盈盈水巷，梦里周庄。

秋色温润，水乡清凉。晚饭后，一场关于水乡的视觉盛宴，畅快淋漓地展现了“夜周庄”的魅力。

夜色灵动，缱绻撩人，江南水乡人民与水和谐相处的生活画卷，温柔了梦里周庄，温柔了来自远方的我们。

枕着水乡，恬然入梦。

一觉醒来，在水巷深处，在青石板上，在古桥头，在南北市河畔，我们欣赏水乡慢时光。

进入逸飞之家，迎面看到了著名的艺术大师陈逸飞先生的遗像。当年陈逸飞被周庄的静谧、安详、优雅所震惊，回美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称之为“故乡的回忆”，其中一幅以双桥为主题的油画，在美国展览时，被美国当时的首富阿曼德·哈默以重金买下来。1984年底，阿曼德·哈默访华，把这幅画赠送给邓小平。1986年，世界邮政组织致电陈逸飞先生，能否用双桥这幅画，作为联合国的首日封，陈逸飞欣然答应。从此，周庄

引起世人瞩目，走向了世界。所以，陈逸飞被称为周庄之父，一点不为过哟。

双桥是由一座拱桥“世德桥”，和一座平直的小桥“永安桥”组合而成，横跨于南北市河和银子浜两条小河上。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紧紧地锁住。双桥像古代的钥匙形状，又称之为“钥匙桥”。

友人们在桥上各种摆拍，生怕留下一丁点遗憾。我坐在世德桥上，望着不远处的永安桥，陷入沉思。它们之间一定有经典的爱情故事吧。要不，怎么一直相依相扶，被称为“双桥”呢？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够轰烈，不小心给世人遗忘了吗？凝望着一块块石板、一株株小树、一只只灯笼、一道道流水、一抹抹粉黛、一叶叶秋黄，陷入沉思。不经意间发现杨柳依依的河边，有人对着我们取镜头，忽然有种“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下看你”的诗意感觉呢。

碧水潺潺，轻舟橹动日光袭的小河，吴依软语，阿婆茶香，昆曲悠远。“银子浜”河下，埋着元末明初中国首富沈万三，他虽非周庄人，但他从周庄出发，踏开了人生财富之路。

沈厅是沈万三的后裔沈本仁，乾隆年间复兴家业，所修的

一个七进豪宅。

沈厅的茶厅，是船夫、轿夫喝茶的地方。家具摆设简陋，但挂有一样宝贝，写着“周庄是国宝”，是现代主义的最后的一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原笔。旁边的照片，则是阿曼德·哈默应邀访华时，赠送双桥油画的场面。

咦？最后一进，怎么卧着一头石牛呢？导游解惑，以前渔樵耕读是最高尚的工作，商人不入流不被人看得起，它家是想借这头牛告诉后人，咱家祖上也是种地的，别看咱家现在做生意，祖上咱也高尚过。先生乐呵呵，骑上牛背，说咱家也是种地的，咱也是高尚人。

大堂的正中间，坐着财神沈万三的镀金木像。沈万三从一个贫穷的孩子，靠给地主做佃户，最后成为中国的首富。试问有谁会拒绝财神，又有谁会拒绝美食呢？周庄有许多特色小吃，最有特色的就是沈万三爱吃的肘子和猪蹄，它起源于明代沈万三家，是用来招待贵宾的必备菜肴，当地叫万三肘子和万三蹄，我们到的当晚就品尝了。

建筑最有特色的张厅，“轿从门前进，船从家中过”。一条小溪从后园院落中间缓缓而过，与外面的太湖相通，有一方水池供船只调头、停靠之用，此

为张家的私人码头吧。

南湖秋月顾名思义就是晚上看月亮的好地方，最南面的百孔长桥，晚上洞洞含月，如诗如画，美到心醉。

水乡最重要看什么？当然是看水了。水是周庄的灵魂注脚，是周庄的韵致所在。周庄的水太清了，清得可以看见水里的游鱼；周庄的水太绿了，绿得简直就像缅甸的碧玉。河面的巨草，更是让人看了特别惊喜，更不可思议的是，一抓就有一把丝螺。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周庄因水酿出的诗情画意，吸引了游人，酿造了源远流长的文化。

来到三毛茶馆，心，忽然不受控制地颤抖；泪，从眼眶悄悄涌出。友人们来到身旁的时候，我似不经意转身，不想被看到泪痕。因为他们不懂，也不可能懂，我是怎样喜爱三毛，以及文字对我的精神给养。正是这个孤傲一生，不曾妥协，活得执拗和勇敢的女子，让我喜欢上文字，喜欢上游记。

最后，我们来到周庄博物馆，了解了周庄的前世今生。

周庄，桥街相连，依河筑屋，依水成街，小船轻摇，绿影婆娑，一派古朴优雅。惜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吟诵：“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

雨的遐想

■石雪萍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月里南方小城的雨不像六月时下得那般的干脆，说来就来，它先是矜持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现出忧郁的灰暗面孔，阴沉了半天，最后，按捺不住了，坏脾气终是要爆发了。厚厚的云层开始翻涌，覆盖，暗淡的天空像被浓墨浸染了一样，一寸一寸地被侵蚀，吞并。十月的雷响起来，像是鞭炮燃烧的尾声，攥着最后一股劲，“啪”的一声发出沉闷巨响。随后，粗大的雨点夹杂着细碎的沙石，伴着寒意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十月的雨绝不是刻板印象中的温柔细雨。

年少时，对雨有着别样的钟情，如若女孩不淋一场痛快雨，男孩不在雨里赛上一场足球，总觉得是辜负了青春。雨，是烙在记忆里的一道青春印记，是浪漫，是肆意，是少年处在成熟边缘的一种试探与历练。彼时，最喜温柔细雨，幻想着跟随戴望舒的脚步，撑一把油纸伞，在雨巷里，遇见那个住在心里许久的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在微雨里相遇，在“雨的哀曲”中消散，这怕是最美好而又最惆怅的期盼了。站在青春的拐角处，谁说这仅仅只是一场绵绵细雨而不是年少时做的一场有关于细雨微澜的美梦呢？

人到中年，重读李清照的《声声慢》，遂觉微雨的悲寒彻骨。提到微雨，常及梧桐，在文学的意象里，梧桐树是为忧愁伤怀之物。南北朝文学家周兴嗣的《千字文》中有语：“枇杷晚翠，梧桐早凋。”意思是琵琶在岁末时依然苍翠招摇，而梧桐在立秋之时就要凋落了。“梧桐更兼细雨”，梧桐叶落悄无声，细雨轻扬湿黄昏，泪雨中映照了李清照所历经的国破家亡、丈夫离世的凄苦无依，终是“怎一个愁字了得”。温庭筠在《更漏子》中写道：“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独守窗内，听着断肠的雨声，离愁之殇、落寞之苦难以言表。谁承想，

在青春的骚动褪却后看梧桐细雨，竟“无语凝噎”。

雨下得适时，是一番新气象。苏轼建亭，取名“喜雨亭”，“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缓解了旱灾，百姓欢呼雀跃，围聚庆贺，苏轼认为：“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可见对大雨的喜爱。半生不得志的少陵野老看到“好雨”也引发了“花重锦官城”的美好想象。雨的美好意蕴，似乎又回来了。不禁想起不久前回乡养病时，那场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雨。居家寂寥无趣，时大时小，时急时缓，时断时续的雨势更是让人满脑子充斥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思绪。骤雨刚歇，即便道路泥泞不堪，污浊横流，我也强撑着伞踏上乡间小路。积水汇成小溪流从脚面淌过，清凉、活泼，心中的烦闷竟如水般流逝渐消。夹道旁，是红绿相间的野花，连日的阴雨竟丝毫未损它们俏丽的容颜。花团锦簇，它们绿得更深，红得更艳！其中有一簇分外的惹人注目：它们拥着一棵碗口粗的树在雨中挺立开放。那棵树，其实也算不上真正的树了，它被拦腰砍断，成了一个两米多高的树桩，断枝，腐朽，像个被生活拉扯得奄奄一息的垂暮之人。它所有的生气来自身旁迎雨开放的小野花，在更高的地方开出更艳丽的花朵。恍惚中，看到了这雨中生命的韧劲，心中也便释然了。淋了一场世间雨，抹去一把辛酸泪，抬头，自能看到另一番天地。如此想来，世间的疾病、贫穷、荣辱、得失、恐惧、怅惘等一切似乎都轻盈起来了。

草木有枯荣，人生有起落，四时有轮回，万物自有章程，无谓喜无谓悲，相信人生自有“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好景致。

三丫渡印记

■吴映霞

若问我对三丫渡口的印象，定是不论那篷船把我渡向哪个码头，都尘封着我途经此渡口轮番探亲的故事，等着记忆的发掘。

三丫江系小东江支流，它流过三丫村后分岔，形成一江三岸，估计三丫口村和三丫村皆因此而得名。三丫江在此处划分茂名境和吴川境。三个码头也分别指向我至亲的外婆、太外婆和祖母家。

从江水的流向划分三丫渡口的三个码头，上游处码头的三丫口村临江而建，村子中央有一段古时留下的墟道，墟道用古青砖和长条石板铺成，两排铺子林立，酱油铺，医馆，日子馆，山草药铺，肉铺，豆腐铺，纸钱火烛铺，鞋铺，还有出售火油、蓑衣和油纸伞的杂货铺。以及远道而来的农人临时摆卖的活鸡鸭，滴着水的青菜，光溜溜的红薯，沾着湿泥的芋头……碰上圩日就更添热闹。每每经过这里，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到姑婆（外公的妹妹）的医馆里，坐下喝碗水，歇歇脚再到肉铺割一块猪肉，才又动身前往外婆家。我捂着口袋里姑婆给的一把糖果，频频回头落下距离又小跑着追上母亲的步伐。

接下来的一个码头在三丫村这边，三丫村离码头稍远，要经过一些弯弯曲曲又沆沆洼洼的宽田埂，下雨天最烦人，推着自行车搭重物的，经常会陷进坑里，若得不到附近村民或过路人的协助，会连人带车子摔进田埂下的水田里。绕过三丫村，有一条路通往祖母家。

下游的码头属吴川境，它紧靠着一座山，山上种满松树和油加利树，树木高大碧绿，也没见有人砍伐过。还有临水的几丛翠绿竹子，它们总是矗立于江面上，倒映在江水中，远远望去，江水犹如一面碧玉雕成的巨大镜子。这个码头的山路通往太外婆（外婆的母亲）家。有时母亲说要带我去外婆家，临了在渡口这里，她又会喊摆渡的船夫让我们在下游渡口上岸；先去太外婆家，回来再转去外婆家。

吴川境的码头因为山太高，江面跟码头有个落差，碰到重物或是年老的，船夫会把船泊停在这个渡口，帮忙抬重物通过大坎走上主山路后再回来撑渡。此时还待在船上的人就要等，记不清我等了多久回，父亲在场时也会一起去帮忙，从不落空。留在船上的我会走到船的另一头看船夫捕获的鱼，那些鱼泛着银光，好几次我差点张口跟船夫要几尾拿回家养。

篷船渡人，渡自行车，渡挑担，渡鸡鸭猪狗，渡一切能搬上船的农产品和货物。

九岁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外婆趁我在外面玩独自去了我祖母家，得知消息的我两手空空跑去追她（没追上），到达三丫渡口，船夫看我呆呆站在岸边。问：“你过渡吗？”

我点点头，却挪不动脚步，皆因我身无分文，又不知该如何开口说那过

渡费。

“你上来吧！”船夫的声音。

“快上船呀！”挑着一头小猪上船的男渡客在催。

“这么小也没有大人陪同啊！”腋下夹着一只白鸭子的妇女说，那白鸭子竟乖巧得没折腾。

我不再犹豫，跳上了船。

篷船晃悠悠离开码头，谁能料得到那刻我何止是惴惴不安？脑中想的尽是“他知道我没钱会不会把我带回外婆那边先取钱来？”和“他会不会把我扣下来留在船上？”全然没心思去听他们在聊些什么。

船夫年纪与父亲相仿，他也没问就直接把我送到了回我祖母家的那个码头。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伯伯，我没带钱，等回来我再给你。”他点点头，把船泊好让我上岸。我生怕他反悔，上了岸像离弦的箭般奔跑起来。直到看不见他和篷船，才停下来大口喘气。

家里新买的黑牛牯性子刚烈，父亲调教了几次都驯服不了它，有一次带它耙田，它像疯了般胡乱冲撞，父亲还被它踢了一脚，遂将它转售。但农家脱不开牛，就去外婆家借。外婆家的黄牛温顺得连我都敢靠近它，摸它的牛角，扯它脖子下松松软软的肉，牵着它的鼻子让它吃草或从它嘴边抽走青草，它也不发脾气。

我和父亲赶着这头牛走到三丫渡口，无论父亲如何拿青草诱它，它都不肯上船，眼看要日落西山。父亲跟船夫商量他和牛一起渡江：我与自行车随船过江。黄牛乖乖跟着父亲下水，到江心处它又不肯走了，船夫喊父亲先游到前方拉它，他拿竹竿在后面驱赶。这头黄牛可聪明了，看到父亲在它前头，判断前方没有危险，它昂头用悠长的牛腔喊了一声“哞……”，然后继续朝对岸探去，船夫的驱赶沦为口号。

太外婆托口信让父亲去她家拉甘蔗叶回家喂牛。把双轮车寄放在三丫村朋友家中后，父亲带我前往太外婆家，甘蔗长到一定的程度后，从尾部砍下叶子，甘蔗还能重新长出叶子来，甘蔗叶砍好后有好几捆，舅公和父亲挑上甘蔗叶，把我们送上船。

渡船日复一日往返于方寸间，船夫终日头戴斗笠，话不多；他身材魁梧，抡起手中又长又直的粗竹竿，左摆一道，右撑一竿，篷船窜出老远。倒是不论那个成年渡客，相熟的或是陌生的，老远就跟船夫拉起话搭子，内容从天气到猪肉价格，或附近村落哪家的孩子考上高等学府，谁家娶新妇，哪家府第新落成，谁又尽完人间的义务安然离去，自己要去哪里干何事……这里简直是情报中转站。

渡客语调时而唏嘘，时而欣喜，间或夹着爽朗的笑声，余音尚未落尽，船已靠岸。近处芦苇丛惊起的一只小白鹭拍拍翅膀，贴着水面寻得另一丛芦苇隐进去，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